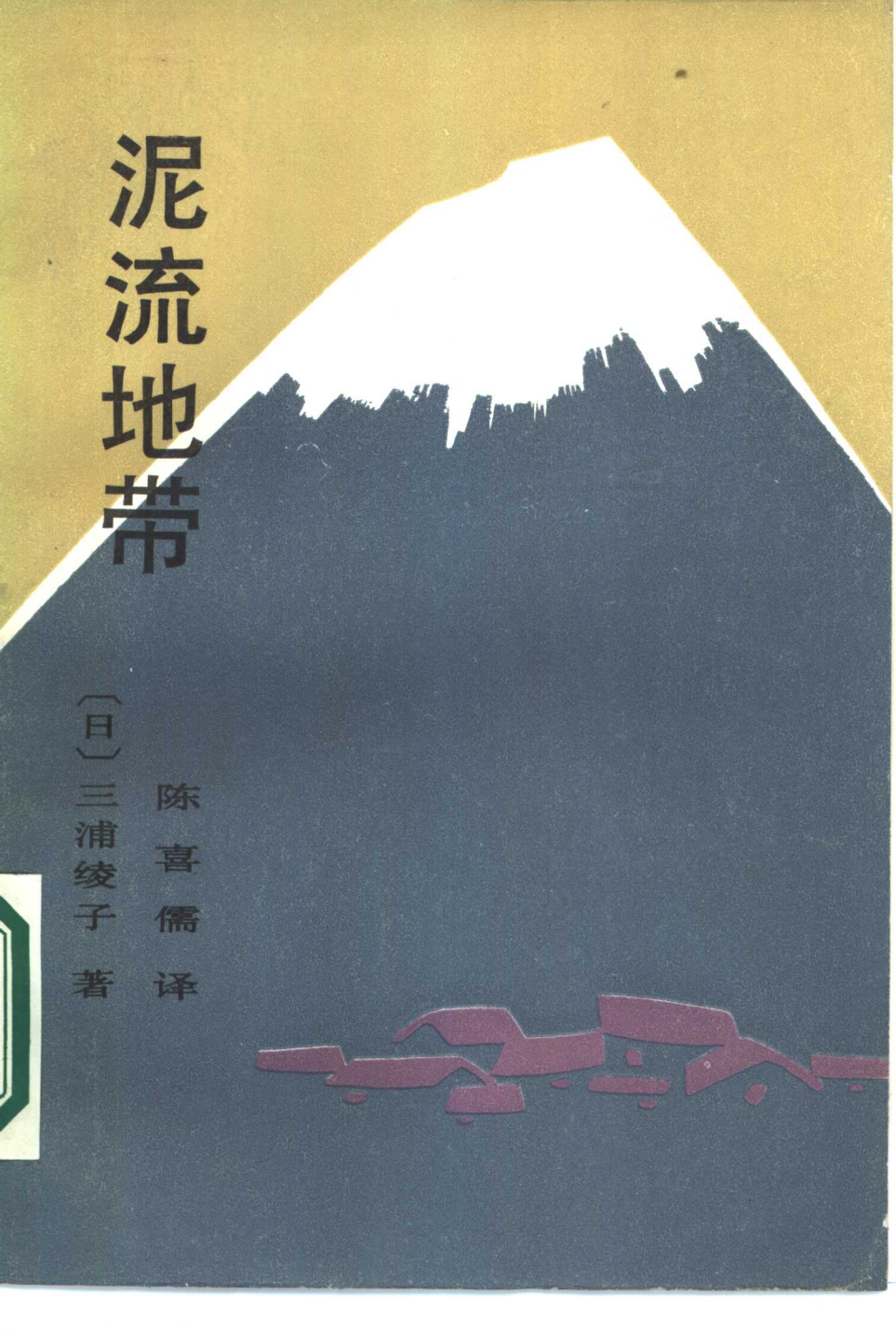


泥流地帯



〔日〕三浦綾子 著

陈喜儒 译

泥流地带

〔日〕 三浦绫子 著
陈喜儒 译

泥 流 地 带

本书据新潮社一九七七年版本译出

泥 流 地 带

〔日〕三浦绫子 著

陈喜儒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

北京华新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 插页 223 千字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845 册

书号：10355·888 定价：2.05 元

目 录

第一章	山里的秋天.....	1
第二章	雪路.....	31
第三章	风车.....	66
第四章	追日鸟.....	96
第五章	冰柱.....	124
第六章	摔跤场.....	164
第七章	长脚蜘蛛.....	200
第八章	樱花雨.....	248
第九章	残雪.....	288
第十章	泥石流.....	298
第十一章	烟.....	328
附记	访三浦绫子.....	365

第一章 山里的秋天

外面一片漆黑。

没有一点星光，就象墨涂的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天太黑了，拓一走到外面，不由得浑身一哆嗦。他一直是这样，虽然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但晚上出门还是心惊胆战。

拓一边解裤子，边数着向左走了十步。马棚里的马知道有人出来了，但并没有嘶叫。鸡早就睡熟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拓一哆哆嗦嗦地开始小便，哗啦哗啦的声音虽然很微弱，但拓一也觉得可怕。

厕所离这里并不远，但拓一没有勇气走过去。

拓一一边小便，一边呆呆地凝视着无边的黑暗。他觉得伸出手一搅，那黑暗似乎就会粘糊糊地沾在手上。前面那刚刚收完的豌豆田、繁茂的虾夷松林、山岗，此刻全部掩藏在黑暗中。

白天，在那相峙的山峡中间看得清清楚楚的覆盖着新雪的十胜岳的丛峰，现在也融化在黑暗之中，一点也看不见了。只有附近小河淙淙的流水声，从左边的竹丛中传来。

拓一小便后抬头一看，突然发现前面七八百米的地方有一团模模糊糊的黄色的光左右摇摆着。他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是鬼火吗？

在漆黑的夜里看到远方的火光真叫人害怕。

也许是灯笼吧？

这时，那团黄光突然消失了，他顿时感到后背直冒冷风。但那团光马上又出现了，晃动起来。

拓一吓得魂不附体，一溜烟向门口跑去，哐啷一声拉开门，钻进屋里。

“拓一还是那么胆小！”

祖父市三郎在炉子旁边说。市三郎凹陷的圆眼睛笑眯眯的。他的眼睛很明亮。

拓一走到厨房角落里的水槽边，从水缸里舀起一勺凉水，咕嘟咕嘟一饮而尽。秋天晚上的水很凉。他觉得那清凉的水顺着食管一直向胃里流去。

拓一自己也知道，他是在父亲义平死后才变得这样胆小的。

父亲在四年前，即大正二年（1913年）二月二十一日，冬天上山伐木头时轧死在树下的。那年父亲三十二

岁，死后埋在野天火葬场的公墓里。

从那以后，每当拓一一个人站在黑暗里，总觉得父亲的面容在眼前晃动。他越不愿想，父亲的面容越真切。

拓一脱了草鞋，走进起居室。这间房有十张席大，靠窗户的地方生着火炉，火炉上面坐着铁锅，祖母生和正在做荞面片。家里用荞面片来代替点心，但并不放糖。姐姐富给大家分碟子。

这个家除了祖父祖母外，还有拓一，十五岁的富，十岁的耕作和六岁的良子。

上小学之前就很爱读书的耕作正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读着从老师那里借来的童话。学校的老师曾对拓一说：

“喂，石村，你的弟弟耕作是学校首屈一指的高材生，老师也不如他。”

老师怎么能不如学生？

老师是在说笑话……当时拓一想。但他现在觉得弟弟耕作总有一天会超过老师的。

学校离拓一的家约有一里^①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小学。只有一个老师，进行复式教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全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二年级学生学习小九九，但耕作比二年级的学生记得还快。四年级学生学习教育勅语，耕作也很快就背下来了。

学生们常常开玩笑说：“朕以为……”，之后捏着鼻子说“吾才……”，把手悄悄伸到对方的腋窝下胳肢起来。

^① 1 里约等于3900米。

低年级学生并不知道这是教育勅语，只记住了片语只言。只有耕作向右歪着他那稍稍显得有点大的脑袋一动不动地听着，把教育勅语背诵下来。

“奶奶，妈妈现在干什么呢？”

梳着辫子的富突然想来说。

“身体很好，正在干活。”

祖母生和用她那发红的、骨骼粗大的手把铁锅端下来放在锅台上。

“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富说着，把拓一和良子的碟子拿过来，伸到祖母面前。

“先给爷爷盛。”

祖母轻轻地说。她给祖父盛完后，又给良子盛。

耕作的目光离开了书本，抱着膝盖。一提起母亲，耕作总是沉默不语。只有祖母发现了这一点。

“等你们的母亲成了札幌首屈一指的理发师就来接你们。”

祖父说。每当谈到母亲时，祖父总是这样说。耕作一动不动地看着祖父的脸。祖父的眼睛突然一亮。耕作知道那是眼泪，但祖父决不叫眼泪掉下来，马上擦一下眼睛，把泪抹干。

耕作在热乎乎的荞麦面片上浇上酱油，一边用嘴吹，一边吃。他想起了母亲离家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两年前积雪溶化的时候。

“今天你们小孩都到叔叔家里去玩，他给你们做白米饭吃。”

祖父说。富拉着四岁的良子，耕作和拓一又叫又跳，到了叔父石村修平的家。

白米饭只有在盂兰盆节、过年、或有红白喜事时才能吃到，平时三顿饭都是掺着胡萝卜、牛蒡、豌豆的混合饭，所以耕作觉得没有比白米饭更好吃的了。

他们在叔父家饱饱地吃了一顿白米饭，又唱了一会儿歌，天渐渐黑了。在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婶子靠在门上说：

“你们回家，会感到奇怪的。”

还想继续玩一会儿的拓一笑着说：

“怎么，有狗熊在家里等着我们吗？”

婶子仰着被太阳晒黑的脸说：

“你们的母亲已经不在家了。她走了，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了。”

“撒谎，婶子撒谎。

拓一嚷，耕作也嚷。

“是不是撒谎，你们回家就知道了。”

婶子怜惜地看着他们。

“撒谎，撒谎！”

拓一虽然这样喊，但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一走出叔父家门，他就飞跑起来。耕作也跟在他后面。有几回，他们差点儿被衣襟绊倒。富背着良子摇摇晃晃地追他们，虽

然慢一点，但也在跑。

“哥哥，那是瞎说。”

“肯定是瞎说。”

拓一生气地对心神不定的耕作说。

“妈妈在家吧？”

耕作又马上问道。

“肯定在家。”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半里地。

说妈妈不在家，肯定是胡说八道。可是，如果妈妈真的走了呢？一想到这里，他们的脚就不听使唤了。溶化的雪水几次溅到他们的脸上，耕作绊在马蹄窝上跌倒了，但他马上站起来追赶拓一。

道路终于向右拐了。他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下了家门前的坡道。

“妈妈，妈妈！”

耕作跑进家门时，拓一已经把里间的房门打开了，发疯似地找着妈妈。

耕作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一想起这些，他就觉得心里难受。

父亲义平死的时候，妈妈佐枝三十一岁。

记得在葬礼那天，村子里的人说：

“那么年轻，太可怜了。”

父亲离世两年以后，母亲扔下四个孩子到札幌去了。

有人冷言冷语地说：

“谁知道她是去学理发，还是干什么去了。把孩子扔给婆婆一个人走了，还不是为了自己享福。”

市三郎和生和说佐枝是学手艺去了，因为她的身体干不了农活，但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另一个理由市三郎对谁也没有说。

二

在大家吃完荞面片时，外面有人说：

“晚上好。”

“啊，是田谷大伯。”

拓一说。田谷是柄泽与吉家的长工。柄泽与吉虽然是佃户，但家里却雇了三个长工，是日进村最富裕的人。田谷已经四十多岁了，但不知为什么还是独身，在柄泽家扛活。以前人们一直叫他田谷大叔，但最近叫他田谷大伯了。他的本名叫仙太。他每次来，必定冲着房子大喊一声“晚上好”，然后哗啦一声拉开门说：“啊，有人有人。”

今天晚上也是这样。他在外面喊了一声之后拉开门，伸进包着围巾的脑袋说：“啊，有人。”一步跨进来。

“噢，是田谷，快请上来。”

还没等市三郎说完，田谷就把手里的提灯折起来放在土间^①的劈柴上，脱下了丫巴鞋。

拓一看着提灯，心里想：啊，刚才看到的不是鬼火，

① 日本房屋中没铺地板的房间。

偷偷地笑了。耕作目不转睛地看着田谷仙太。一般村子里的人来串门时，即使你对他说“请上来吧”，他也会客气地说，“就在这里吧”，坐在土间和起居室的隔墙边。但仙太从来不这样，他进屋不用让，就走进起居室坐下。还有一点，他也与众不同。别人都是摘下围巾之后再进屋，但他总是带着围巾走进来，坐在火炉旁边之后再摘围巾。耕作觉得他很有趣。

更使耕作感兴趣的是，仙太每次来的时候肯定带来不少新闻。所以仙太一来，耕作即使在学习，也马上放下书本，听仙太聊天。他把仙太当做可以代替报纸的消息灵通人士。

“石村爷爷，我是来要药的……”

仙太从腰里摘下烟口袋说。

“有人受伤了吗？”

石村市三郎会造几种祖传药。有的是用韭菜制成的，有的是用烧酒和几种药草制成的。治疗跌打损伤、肿疮很有效，甚至对于急性肺炎、腹痛也颇有疗效。

有一个濒于死亡的婴儿服了韭菜汁又活了过来，现在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这一带没有医生，谁家有人生病，都到市三郎这里来要药。

“我们那里的甚助把脚扭了。”

甚助也是柄泽的长工。仙太用粗大的手指把烟末装进烟袋里。

“怎么把脚扭了？”

生和问道。

“他借了街上深城的钱，到了期限还不了，掌柜的来催债，他看见掌柜的来了，拔腿就跑，一下子绊在石头上把脚扭了。”

“如果只是脚扭了，用白面和醋敷一敷就能好。”

“敷过了，一点用也没有。现在连脚脖子都肿了，所以我才来要药。”

“怎么，他向深城借钱了？深城可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

深城在街上开饮食店，也放高利贷。他的利息之高，逼债之狠，是远近闻名的。

“甚助这次借钱，也是为了赌博。他的瘾头很大，简直和曾山一样。”

拓一和耕作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曾山卷造是拓一的好朋友国男的父亲。国男有个眉清目秀、脸胖胖的妹妹叫福子，与耕作同岁，上小学三年级。

“赌博？”

市三郎厌恶地说，紧皱着眉头。耕作不明白什么叫赌博。

“深城贪得无厌，自己开赌局，抽头儿钱，谁输了，他借钱给他，继续赌，但利息很高……”

他们讲的话，孩子们一点儿也听不懂。平时很和气的祖母点着头说：

“可不是，这也太坑人了。”

听祖父这样讲，耕作也觉得深城不是个好人。

“不过，他的老婆不错，非常和气。听说原来是个妓女。”

妓女？耕作看着仙太缺一颗门牙的嘴一张一合。妓女这个词耕作常常听说。在山上硫磺矿干活的年轻人常常来要药，他们有时缩着脖子说：“这是嫖妓女的报应”，

“那个家伙攒钱是为了逛妓院”。可是，妓女两个字怎么写，是什么意思，耕作并不知道。只是从大人说话时的那种厌恶的表情中敏锐地感觉到妓女绝不是什么好话，所以他也很讨厌这个词。

祖母生和对仙太说：

“仙太，不能说她当过妓女，所以才待人亲切和蔼。妓女原来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姑娘，被卖到妓院后当了妓女。她们心眼好，善良。”

生和很少这样大声说话。仙太马上随声附和说：

“对，对，奶奶说的对。妓女原来也是我们穷苦人，心眼不可能坏。”

“深城的老婆是什么时候嫁过来当填房的？”

市三郎把装了药的瓶子放在仙太前面。仙太拿起瓶子，一只手象作揖似地摆了摆，把瓶子放在自己身边说：

“今年三月。”

“那么寄养在札幌的孩子呢？”

“对了，”仙太吧嗒一声拍了一下大腿说，“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他们已经四年没回家

了，最近回来了。”

仙太向前用力伸了伸腿说：

“那个女孩十来岁，甭说多讨人喜欢了，长得实在好看。长大以后肯定象天仙一样漂亮，谁见了谁夸。”

听了仙太的话，拓一的脸有点红了。耕作奇怪地望着他。

三

田谷仙太到石村市三郎家要药之后的第五天。

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拓一就醒了。耕作躺在他旁边睡得很香。对面是姐姐富，她的脸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妹妹良子睡在起居室祖父市三郎和祖母生和之间。家里只有两间房，一间起居室，一间内房，都是地板地，上面铺着草席。

拓一翻了个身。不知什么地方透风，风一直吹到脸上。拓一伸手摸着墙壁上糊着的旧报纸。只抹了一遍底灰的墙有裂缝。十月的寒风从旧报纸的破洞中飕飕吹进来。

原来是这儿透风啊！今天得把这破洞糊上。拓一象大人似地自言自语道，把手放进被窝里。这时，鸡叫了。

鸡叫第二遍了。

拓一抬起了头。第二遍鸡叫是四点钟，今天鸡的叫声有点特别。平常总是“喔—喔—喔”地叫，但今天却是“喔、喔、喔”，好象马上就要摔倒似的。

祖父母开始穿衣服起床了。这个时节他们是在鸡叫二遍时起床。夏天时，鸡叫第一遍就起床，那时才三点钟。

拓一轻轻碰了碰耕作。今天是星期日，昨天夜里祖父市三郎说：

“拓一，明天上午你们干点活，下午就自己玩吧。”

“真的吗，爷爷？”

拓一、耕作高兴得跳了起来。

农家的小孩，上了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和大人一起劳动了。他们虽然还是孩子，但在下雪以前是很少有时间玩的；上了六年级，就更没有时间玩了。所以爷爷给他们半天时间玩，他们非常高兴。但是，他们上午必须干完分给他们晾萝卜干和打豆子的活。

“哥哥，我帮你干。”

耕作说。他难得和哥哥拓一一起玩，象明天要去野游一样高兴地睡着了。耕作比拓一小三岁，但却很有骨气。昨天洗萝卜，他手都冻红了，直到市三郎说“行了，别干了”，他才住手。

拓一轻轻碰了耕作一下，他马上醒了。

“鸡叫二遍了。”

“哎呀，糟了。”

耕作头骨碌坐起来。他总是这样，从不贪睡，也不磨蹭。一声不响，飞快地脱下了睡衣。

拓一看耕作起来了，自己也开始穿衣服。

“不要叫醒睡着的人，”祖父市三郎常常说。“这是伟大的农民石川理纪之助^①的话。这句话什么地方都适用，你们要记住。”

市三郎什么都知道。孔夫子、释迦牟尼、基督，他常常挂在嘴上，所以他不谈“百姓”这个词，而说“农民”。

拓一心里想着“不要叫醒睡着的人”这句话，在耕作的后面穿好了衣服。

“哥哥，天气好吗？”

“天气好。昨天晚上有火烧云，半边天都红了。”

拓一想起了昨天傍晚山顶上的红彤彤的火烧云，回答说。他边说边急急忙忙迭被子。那被子就象一团硬粘糕一样。

拓一摸黑迭完了被子，打开了隔扇。

“这么早！”

祖母生和正在煤油灯下往炉子里加劈柴，看见他们俩出来，惊讶地说。祖母今年五十五岁，满面红光，白头发也很少。祖父市三郎比祖母大三岁，虽然头发白了，但身体很结实，走起路来飞快，连拓一都跟不上，累得止气不接下气。

“早点起来，收拾一下好干活。”

拓一说着走到了土间。昨天洗萝卜一直洗到天黑，手都冻红了。二百多个大萝卜晾在席子上。他把土间的煤油

^① 明治时代农业技术改良运动的领导人。